

足本
句讀

經義述聞

上海文瑞樓印行
退密署



易上

經義述聞第六目錄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中五十五條

每懷靡及

維其偕矣

是以有譽處兮

我心則休

遐徒踟蹰

會同有繹

謂我宣驕

夜未央

其下維擇

君子攸芋

眾維魚矣旒維旟矣

不敢戲談

有實其琦

執我仇仇

甯訓爲乃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哿矣富人

率者崔嵬

既伏其辜

淪胥以鋪

云不可使

人之齊聖

不離于裏

昊天罔極

有捄棘匕

佻佻公子

日旦出

維北有斗

盡瘁以仕

率土之濱

我從事獨賢

其德不猶

我庾維億

韎韐者茅蒐染韋也

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竝受其福

是謂伐德

至于已斯亡

無自暱焉

茗之華芸其黃矣

何人不矜

宣昭義問

自土沮漆

率西水濟

曰止曰時

予曰有奔奏

芄芄械撲

作之屏之

其灌其柵

依其在京

臨衝閑閑

適追來孝

以燕翼子

經義述聞第六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中五十五條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此二句合用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此二句合用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訪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

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擯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毓曰。忠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既非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諏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謀。注咨事爲謀曰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陬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亡其一。益之以咨。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偕矣 飲酒孔嘉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湯誓予及女皆以孟子梁惠王篇作偕。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漢書趙充國平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

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畧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
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為偕是偕
與嘉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姑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
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
游一譽為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遊也引春
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譽焉是豫譽古字通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
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
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鞏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
燕喜韓奕曰韓姑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
箋悉訓為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
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為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呂刑曰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
休勿休下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

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竝訓休爲美失之

選徒蹢蹢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蹢蹢毛傳曰蹢蹢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譁而云蹢蹢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倏說文云倏具也又云𠄎具也𠄎與倏古同聲周官內饗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字亦作掇大司馬羣吏挾車徒謂具車徒也竝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蹢蹢衆也十月之交篇譏口蹢蹢箋曰蹢蹢衆多貌此言蹢蹢亦是衆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蹢蹢然衆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蹢蹢然也

會同有繹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益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舄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數毛彼傳曰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盛兒繹數驛竝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爲

盛貌

謂我宣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曰。宣。示也。引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偈。曲而不屈。通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恒。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眾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旦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

其義

案未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

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

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

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

廣雅同

九歌爛

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

廣雅同庭燎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

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下篇

云賈人蓄物而賣爲離買爲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

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爲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

此意今以未央爲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

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謂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爲夜屈之限是也

呂氏春秋

安成篇注屈盡也

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非釋文旦作且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

非據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旦甚明段氏若鷹毛詩傳小箋云且薦

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央傳曰父久也箋曰父未曰父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父爲夜

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莫末曰父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

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予謂父亦已也已央父一聲之轉夜未父猶言夜

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父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

憂未歇也歇息父宵已也正義云未父先於雞鳴未央又在其前亦非錢氏曉微

答問據爾雅訓父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輝。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尚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充。庭燎晰晰。庭燎有輝。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敝予又改造兮。敝予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爲也。兼葭云。兼葭蒼蒼。兼葭萋萋。兼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維擇

傳曰。擇落也。尚有樹壇而下有擇。尚與箋曰。壇下有擇。比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擇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擇疑當讀爲擇。廣雅。擣棗。擣切。擇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注曰。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擇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擇相近。故借擇爲擣。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擇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見陸機疏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擇。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羊

斯干篇。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羊。毛傳曰。羊大也。箋曰。羊當作𦏧。𦏧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羊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縣篇。羊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大啟爾宇。傳。埝曰。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拯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燹宮室曰。謂約拯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宇。即攸羊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羊作宇。

眾維魚矣。旒維旗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眾乃蠛字之省。說文蠛與蠃同。蠛實蝗類。說文。蠃。蝗也。蠛。蠃也。則蝗一名蠃。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

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蠛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灾乎。且蠛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蠛。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蠛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燥。即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蠛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蠛爲魚也。其誤不已甚乎。况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旒維旗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旒化爲旗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旒所統。不若旗所統之眾。故夢旒乃是旗。則爲人眾。案大司馬。郊野載旒。百官載旗。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旒。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

口相等。豈得謂旄所統不若旗所統之眾乎。况居四郊之民。即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北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旄化爲旗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眾化爲魚之說乎。眾維魚矣。旄維旗矣者。上維字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旄維旗者。旄與旗也。大雅靈臺篇。虞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虞業與樅。毛傳樅崇牙也。賁鼓與鏞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羽旄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此皆維訓爲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旄與旗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矣。下句並舉二物。故傳曰。旄旗所以聚眾也。後人不知旄維旗矣。之維與與同義。乃猥以爲旄化爲旗。因之眾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調調也。眾經音義卷十。二。古文潮。今作嘲。又作囀。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

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禍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爲樂矣。故曰。憂心如慄。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即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營其羽。有略其耜。有採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義楚篇。猗難其枝。即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即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閟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芣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警警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執執。廣雅曰。執執。緩也。集韻曰。執執。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疏矣。

甯訓爲乃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如威之。毛傳說甯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家大人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如。

所滅四句以上興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襄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爲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甯忍予。箋云。甯猶曾也。案甯猶乃也。語之轉。下甯莫我有同。雲漢首章。甯莫我聽。甯亦乃也。篇內甯丁我躬。甯俾我遜。胡甯忍予。胡甯瘖我以旱。竝同。以上戴先生說謹案。抑風日月篇。甯不我顧。小雅小弁篇。甯莫之知。四月篇。胡甯忍予。箋竝云。甯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甯莫之懲。四月篇。甯莫我有。大雅雲漢篇。甯莫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遜。諸甯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是也。又雲漢篇。胡甯忍予。胡甯瘖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甯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甯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正義曰。甯可數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言無

乃以爲宗羞也。

此無甯與他處言無甯者不同杜注無甯甯也失之

賈子禮篇不用命者甯丁我網史記殷

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甯之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

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

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

爾雅鼎絕大謂之鼎

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銑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

力狄鹿絕有力麋麋絕有力獐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貌熊虎醜絕

有力麋牛絕有力欣掇

邵氏正義曰欣字衍

難絕有力奮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

之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

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

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

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

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